

鄉

園

憶

舊

錄

鄉園憶舊錄卷六

濟南王培萑雪嶠輯

乾隆戊子黔中秋闌鎮寧州牧王石潤山東人執事外  
場忽傳內起火驚詢之非真火也房官某夜飲醉得卷  
頗佳興發墨筆批點醒而悔置案頭弗敢薦次日主考  
與各房論文忽見某房火起羣往奔救竟無火案頭一  
卷在焉主考閱之曰此可元也胡不薦某對以違例曰  
何妨卽作吾批點可耳遂領解填榜乃蕭鳳翔

趙其星字仲啓號青雲德州人嘗夜坐見麗女乘鸞一  
人執宮扇衛之入月而沒余表姊安氏于樓上望月忽

月中出一白兔纖毫畢露从之逡巡復入羿妻舊事搗藥俗傳未可盡以爲妄也又新城某七夕臥庭中仰見美婦空際獨行手中似有所攜急呼家人看織女渡河語未終霹靂一聲雙目頓瞽

沂水西北幾二百里對松山山臨沂河山半坡有廟曰上清宮入門卽橋泉水湧出沉沉不見底東入竹園琅玕萬个園有小樓曰梳妝樓未知名所由起水至此匯爲池穿垣而出入于沂過橋黃楊二株巨如桶不知歷幾何年也橋之前高臺壁立臺下紫薇數株橋西另有一園花木蔚如園不盈半畝臺甚寬廣建閣閣相連

共九楹閣前牡丹五色俱備亦有芍藥閣後峰突起立如削高數仞鑿石爲級螺旋而上築門曰南天門頂平曠傑立一閣登之百里可見初修宮王道士名連者有黃白術鍊銀盡建祠宇歿後身僵不壞吾邑畢某爲此山道士

四女祠在臨清古貝邱地四女儒冠端坐相傳傳清字景山妻羅氏無子生有四女各願矢志養親父以枯槐四株授之曰此能活聽爾之志四女各插門前越宿皆活奉雙親俱茹素後拔宅升天云在漢文帝之年唐王建詩註貝州朱處士廷芬之女也名若華若昭若倫若

憲若華召入宮掌書籍牙籤若憲以罪死惟四女歸葬  
後人立廟儒冠者肖其生前皆優文學若女博士也二  
說未知孰是

太山爲東嶽重鎮山形高峻路極崎嶇下爲東嶽廟秦  
柏漢槐羅列庭階上爲碧霞元君祠考據家以爲西王  
母之女進香士女終歲不絕萬厯中順德縣吳章入縣  
完糧逆旅主人以新荔支供客章懷數枚將歸遺細君  
出郭十餘里涼月皓然隱隱聞笙簫聲仰見祥雲中旌  
旛前導簇擁綵輿從者駕青牛白鹿各執樂器韻落半  
天吳追奔諦聽足亦離地詢問誰何從者曰太山主碧

霞元君也巡遊南極天妃設凝冰果會畱讌三日今始  
回宮子來已遠得無迷路乎轉瞬彩雲四散從空墜地  
乃山東布政司署天將曉矣聞者驚以爲盜官鞫之細  
述所以詫其妄及檢衣得荔支甘芳如新乃檄還順德  
自後厭火食壽至九十八歲

故明時吾邑入都會試者鄉先達必邀飲贈場費一鉅  
公設盛宴以妓侑酒一妓陪一客宴畢畱宿各室帷帳  
預設每牀置金多寡不等惟所擇一客獨就金少者鉅  
公由是重焉客固賢而鉅公之豪與文網之疏當時京  
官之富俱可想矣

修符將應省試途遇夫婦哭甚哀問之夫曰債累逼索不得已賣婦今將遣之也符惻然出橐金與之夫婦感謝問姓名符以貲罄欲返遇鄉人義之醵錢以濟途中無乏入場題爲孔子於鄉黨文思頗寔假寐夢一前輩語之曰何不宋魯分比醒而異之思若湧泉遂得中解元入省復過某村夫婦邀畱晚間周視室中見一軸似畫卷其夫曰此先人象也展閱則夢中指示之人急禮拜乃知場中人殆以此報也

杜漢爲山左名元是科趙鹿泉先生主試杜二場卷完囑其內弟代繳接卷入牘鼻禪內忘之及出場就寢乃

得之大驚不敢告杜及放榜則杜領解大駭袖卷見杜  
曰爾何以得中杜始知卷未入場亦甚疑及謁房師乃  
知卷已擬元而二場不到主司問監臨某號生入場否  
卷貼出否監臨查貼案無之視名冊則三場俱到主司  
力索外簾百計求之不得懼干叅罰乃白監臨另備一  
卷眾爲代作及杜自視已卷則經義錯謬入場必不可  
中其不繳者正鬼神所以善全之也

事有前定族人名作蕙者幼育于章邱韓姓生子思昭  
乾隆庚午與余叔祖振統同舉武科辛未聯捷官侍衛  
山左中丞入都 陛見禮待甚殷中丞感之是年值武



闡因問公家有應試者乎曰有弟武生某中丞記其名歸至期公弟以痢疾不能騎而罷信數之不可以人力強也

濟南汪榜眼芝田鏞臚唱日起太早假寐竟誤期急驅車至已晚方門之啓狀元已入公一足入門者拒之謂失期後狀元病卒公亦病昏瞶中夢至新廟廟中吏役俱足惟缺神眾請公主是廟公辭以親老須後期病遂愈先生席間白道如此

純皇帝南巡駐蹕於浙合江浙河東四省同入鄉試曠典也浙有數人入茶肆大言曰吾浙文風甲天下今日

又在此開科解元必屬浙一人曰不然必在山東解元  
卽吾也浙人問其姓名曰諸城王某也眾斥爲妄發榜  
果然山左時文鈔曾刻其人之文惜不記其名矣

福山王善寶孝廉也嘗夢公車入都車懸燈籠大書十  
三科會試果入春闈十三次不第下科仍赴闈在都病  
不能試遂不復進取不獨科名有定分卽無益之奔走  
亦有定數如此著有煨芋岩詩集長子進士三子甲子  
舉人四子辛卯舉孝廉

新城何平子維絜中嘉慶甲子順天鄉試房師滿洲王  
公麟夫人知書工時藝何偕同門謁師畢卽請拜見夫

人夫人華妝南面坐前設長几鋪紅氍毹攤諸卷於上  
兩行侍婢珠翠環侍禮畢命坐以次評諸生闋藝賞其  
警策間摘微疵無不傾服何請改中二小比夫人沉思  
良久曰二比天機所到未可易也刻硃卷評語皆夫人  
所加

嘉慶戊午山左有士子夢吐三狗入闈則子謂公子荆  
一節有三苟字喜其夢之驗也是科果獲售而寫卷時  
三苟字倒置磨勘罰三科山東丁卯科扶乩問題者乩  
書四語上三語含糊末句云當於四子書中求眾謂題  
有不在四子書者耶漫語耳及闈題乃求爾何如一節

始悟四子書中求明告之矣

山左某科初場次夜三更一號舍中聲如牛吼鄰號生  
掀簾視之見其人以帶繫椽勒其頭以手儘力掙其一  
端血面淋漓丁刺目中呼號軍至共解之已昏不知人  
稟官抬出其卷有草三篇視之非文也乃婦人自訴冤  
狀與撫軍者一自敘致死之由一詳敘生之履歷戒勸  
眾人略云已與某生居址相去非遙初不相悉偶出觀  
優生偕狂徒窺覘妾本貞潔略無嫌避不意生造蜚語  
妄相污蔑致夫聞逼問妾茫然不知端緒屢受捶楚無  
可控訴惟以死自誓雖自縊而名終不白銜恨泉壤故

索其命又欲人共知之以洗妾不白之冤且欲讀書之人當知口孽最重關人名節係人生死一時戲語後悔難追如此詳敘已之姓氏與致釁之年月當時同人記之甚詳今不復憶

山左某生入順天闈夜垂簾作文外有人呼之曰先生不入廁乎曰否良久又云生不耐斥之掀簾視無人疑焉入廁覘之有自縊者懸梁上大駭急呼號軍解救已死矣查係某號則殘燭猶明卷上作文一篇其破云必使其死於七千里外天之所以報斯人也全文皆敘其事而以八比法行之蓋鬼作也後七律一首聲情嗚咽

又似其人自寫死於外之苦惜不記其文之全

山東學使王公名炳侍郎以銜子也按試濟南生童赴省途中聞人云學使死矣何赴爲有疑而歸者上省則公無恙時值季冬試淄川童風寒特甚半不完卷越二日方屆試日將暮公忽中風暈倒二鼓遂歿太夫人在堂急報撫軍印卷俱繳是時幕中賓友及臧獲輩四出招搖幸太夫人識大體倉卒鎮定案終未貼羣奸無從染指也先是考試試題有寒疾有採薪之憂識者疑其不祥至是果應塗中之言異哉公三鼓卽起點名畢危坐堂上閱卷終日俟放場無一人然後入內諸弊悉

絕來濟時已抱病嚴寒不懈可謂勤於其職矣

日照安苓庚午舉人闈前自云必中問所以秘不言及榜後親黨往賀太公曰吾固知其售也客詢故曰予忘余之遇狐乎先是公幼隨任粵東夜數夢遺心訝之既有女至華妝豔麗遂相愛如伉儷三年後歸而娶婦意狐不復至矣館中獨寐若有人擲土自窗入而紙完好無隙不知所由來明夜復然起而趨房至門遇人迎面來驚倒昏不知人移時始甦忽覩麗人審視則向所遇也且喜且恚曰卿故交胡惡作劇且盛飾如初見時毋乃客氣耶女曰不如是恐不吾敬一笑而罷相愛如

初尅坐不離家人不之見久之姻族無不知其有狐妻者一夕枕邊絮語謂緣盡今宵從此別矣公驚問女曰余本天女謫降托生爲狐與子有宿緣限滿當歸天上耳公曰若然子胡不度吾爲仙女曰子無宿根然亦福人也問後會曰俟汝子中時相見是時公未有子及荅是歲秋試公寢書舍恍惚如夢見庭中五色炫耀出視則空中彩雲一片有女道幘執拂立其上驚視未定女乃以拂撥雲面目如畫神彩煥然謂公曰余前與君有約今特來踐言耳公乃知爲女也方欲與言雲已冉冉而升旣醒庭中似有餘光未散與荅備言所以故以爲



必售也公二子次藻有文名天才橫逸後病自言前世爲高僧授職陰司今復歸本位耳荅後選濱州學正未赴而卒

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雙美尤工書法專摩歐陽詢而得其奧人咸以王歐陽稱之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書者不絕思一替人不可得某科奉調入簾薦卷多合典試之意偶閱一卷文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力薦而中在本房之末草榜已定專候揭曉殿房官閒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王公笑而不言人間之對曰諸公所取爲人

老王所取爲已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喜也或詰之曰此生必公所素識者曰否吾于卷中美其書法也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乃悟字爲謄錄筆而悔薦中之誤思欲別取一卷陳于主試主試曰子愛字之佳遂忘爲謄錄薦而取之亦生之先人積德所致既定矣勿庸更換比榜發生入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竝出貲復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可支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事乾隆某科內簾章公秉燭閱卷其優者畱案上以備薦偶閱一卷文氣通順而詞意淺薄將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鮮佳句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執卷對燭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又作爆一聲火星滿案聞窗外巨聲曰燭花已三爆矣猶不肯薦耶章公大驚窗外呼者乃某房袁公也章延之入將卷與閱袁笑曰此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慮薦之亦可次日薦於

副典試閱畢問公曰兄典制手何薦此清淺文章備述  
燭三爆之事副向正主考曰尊夢應矣緣正典試在途  
亦曾夢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屯中一舊家子年  
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耶生不解  
公言誤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女於八月初間生  
一子矣公駭然細詢之對曰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  
逃難賣女爲婢五載聞是祝三之妻喚至賞還賜以錢  
物住宅使之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謝曰妻猶處女也  
喜其誠實畱之服役因師下問敢具陳之公乃備言燭  
三爆之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誤對之中乃正對

也

淄邑西鄙有丐者足不伸匍匐行事母極孝所得食必先奉母雖飢甚不敢嘗擇佳者獻母餘乃自食一日天陰晦急歸家不良於行心逾迫路遇古廟不遑息有老人自遠來語之曰雷聲虺虺雨且至盍入廟暫避丐者口銜籃以手代步急遽前進若弗聞也者老人大聲呼之始置於地答曰老母在家若阻於雨何以得食老人曰入廟吾醫汝疾疾愈行不更速耶丐者曰吾病人豈倉卒能治老人強扶之入掐其足捫其腰膂丐覺滿身熱如灼猛以手提之起與以籃曰速行勿反顧丐者亦

不暇計何以得起也疾趨里許忽悟曰吾今何以如是  
亭亭也回顧老人已杳至家述諸母母曰此神佑汝也  
鄰里嘆嗟咸以爲孝行所感自此改業作小經營養其  
母以終天年

吾邑袁氏子年十七而亡母獨居孤影自傷有田數畝  
荒蕪無治者兒之魂輒附其體爲之田作如男子自言  
不忍忘母故代之也數年母歿乃已死而服勞可謂孝  
矣但人不能來去自由如袁氏子耳母亦一念之誠鬼  
神不之禁歟

城南孫節婦北方不知何縣人其父攜之乞食婚於孫

氏孫亦貧家也其夫卒氏守節食木皮草根忍飢無怨  
悔勸之改適不應氏無翁姑有圖財偷鬻於人者突遣  
多人強劫之婦知有變急入屋閉戶眾排戶入則已縊  
死矣惜不知其夫姓名

周鼎爲某邑千總忽大盜十二人白晝入城劫庫銀疾  
馳去莫敢誰何周聞信跨馬帶刀挾弓矢追及盜駐馬  
欲鬥周語之曰爾于百步外豎馬鞭吾射之不中任汝  
攜銀去否則畱銀勿取死盜如其言一發而中鞭斷爲  
兩盜驚顧擲銀於地取回絲毫無失周官至總鎮

漁洋門下士不勝數乾隆中彫零幾盡惟北平黃崑圃

叔琳巍然猶存康熙辛未會試所取士也嘗視學山左  
謁先生於里第以漁洋詩話授之使爲序崑圃後秉臬  
來東年猶壯盛及袁趙蔣諸人起崑圃老矣心餘上詩  
云玉筍爭傳少日身新城門下獨嶙峋舊家標格真龍  
鳳弱冠文章老鑿輪極美科名周甲子斯文壽考應星  
辰漁洋弟子今存幾霜雪垂肩第一人按漁洋以順治  
辛卯鄉舉至康熙辛卯冀與新郎君會老少同年是時  
年七十八矣五月薨于里第未遂其志崑圃重赴鹿鳴  
爲一時盛事其初本非黃姓太翁遭家難爲黃嗣未忍  
復姓亦古義也聞崑圃子亦官山左未詳



德州盧揚曾抱孫先生從兄也年長于諸弟諸弟皆入泮已猶未青其衿忿甚盧氏有籍德州衛有籍厯城有應商籍乃易名三處投考院試皆取入學招覆不敢到是時督學爲黃崑圃先生疑爲隨場之鎗手查訊得實原卷內號皆第一乃取本衛案首前輩破格憐才如是兗州李某井旁何首烏甚茂道人乞其族諸生某相贈與分食且教以前知術遂名聞朝野有士人遊秦求卜與以三封各署月日遇盜拆第一封云往昭應寺宿果獲盜貲無失至戚太守署宴客有妓折二封云納之可弄璋買之後果生子拆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仍結

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生文亦佳  
列爲首太守厚待復出已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爲文宗  
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遊歷下撫軍周彝初傳進署與  
之談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尙有房中之好未  
幾死

嘉慶十三年 上諭本科會試中式新進士王服經年  
八十五歲殿試三甲文理清通引見時看其精力尙健  
洵熙朝人瑞哉伊卽未經中式亦例邀恩賞給翰林院  
檢討銜今若改用庶吉士令其在館學習伊已髦耄詞  
賦之學或非所長耳且散館轉需時日王服經著加恩

卽授爲翰林檢討以示嘉惠此吾山東人遭逢聖世得遇曠典誠一世之榮也

科名有定數前人屢言之矣吾鄉工部賈筠堂積爲諸生其尊人都憲公以君生年干支送蔣丹林先生處求爲評斷先生云當乙酉中丙戌定作鼎元先是都憲奏摺爲工部謄寫一日皇上面詢摺係誰寫公以實對上深褒嘉謂異日可作鼎甲及乙酉選拔鄉會試中式都憲謝恩上皆以鼎甲相期人亦謂將來狀元無疑殿試後臚唱狀元乃朱朶山也筠堂以榜眼及第聖恩極隆而又至公朱字亦學歐陽率更體與工部平

日所書相同聞朱殿撰前亦送生年八字與丹林先生先生云前十年已許賈某丙戌狀元何又一狀元也乃細細較對賈雖及第不能得元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坊先唱名挨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綱依次點進有朱公某者由明經而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尙未明尋至號將場具與號軍入廁見女子立側厲聲呵之卽不見問號軍曰此鬼也初六日已見此矣有人時少安無人則公然哭罵不休言欲向某縣某索命公立于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問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衣鮮

詢之卽鬼所尋之人也邀入已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于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于場莫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顧然其言卽求巡場官稟明放歸公思女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甘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次早策題下專心條對忘此事矣中秋夜寫策忽纖纖女手掩卷上公吐氣以吹兩手分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願以情訴吾卽顧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污吾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彼于矮屋中以圖報復公又縱之惟願公異日秉筆表氏貞潔則

寃銷矣公許之女鬼再拜而沒場畢尋顧知出場日已  
匆匆遶去榜發果中

乾隆十二年 聖駕南巡過濟南貢生張廷聖之孫永  
清五歲能背誦 御製樂善堂全集其祖攜之迎駕  
命入宮 皇太后皇后皆加賞賚時悼惠皇子甫喪逾  
月 孝賢皇后觸緒悲痛人言其貌與皇子酷肖也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南巡其祖復攜之迎駕年已十四  
御製疊濟南舊作前韻云五歲神童亦自賢誰知深恨  
觸悲絃那堪疑疑將成冠鞠脆趨迎蹕路邊時謂欽定  
神童未弱冠竟卒東撫奏 聞 上批知道了

一小兒生而能言自云爲宋時万俟卨曾與秦檜同害岳忠武在陰司受罪屢矣征金川時托生驛馬跑死者二次問秦檜今何在曰爲娼王安石爲文廟泮水中魚父兄嫌其爲前朝姦人戒勿言

長山焦家橋徐東萊死而復生與家人不相識自言爲閩人楊姓行五其父官知府年十七矣未娶歸家將與完婚與家中眷口同往祭奠女眷乘輜已乘馬馬蹶墜地有兩人掖之飛行初聞家人喚聲漸遠不聞倏忽不知幾千里推墮於此始知借屍而生則年二十餘已娶矣蠢然一農家婦家又貧大非所懷每欲逃歸道遠無

質且恐至彼形貌已殊必不相認乃勉畱焉幸前文藝通順應試入邑庠面黑色皮亦死矣數年竟卒

王村西南有小村忘其名某甲老矣臥於榻不能步履予之飲食則飲食否則睡如是二年家人置之待其就斃某時自言吾托生某家矣述其父母名姓及其門巷厯厯人以爲昏沉中妄語也旣而又自言外祖家姓且與之起小名怪之相去非遙試往探如所言而不睡飲食如故大抵此睡則彼醒彼睡則此醒但在彼不能言而心殊了了久之乃卒及某村之子長則不記前生齏然一農家子爲李家傭王氏牧牛未死而轉生奇轉生



而仍不死一神往來於兩所奇之奇也造物之不可測如此

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鹽運名映璣者爲曾孫初翁單丁耕數頃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時賣地人以其地倍收重價售之翁將所得值築墉建倉不糶有議之者翁曰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必歉設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否則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饉人生百年恩恩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一子讀書所用幾何明年果赤地千里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選直隸縣令

不染一塵家計將落少君在任計無所出跪告曰署中  
日積虧空將來奈何願往京師求某年伯爲計某旗下  
大臣一見甚喜曰此來甚善三日後卽有命下將爲河  
督吾無親人爾我同行但須努力自愛耳命下卽奏以  
張鎮假主事銜爲前驅半年河工大億大臣往河工會  
議無良策張跪陳指畫侃侃中肯各大臣喜依議行河  
乃治後保奏以同知用洊升至河南藩憲初張前查河  
遇雨避一村門者報主人畱宿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  
近河居數代謂之曰余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  
一事今已繪成圖冊願以贈君會議時得此書才半月

耳

新城王君祖肅初任江南某縣縣有疑獄經數年歷多官未決初甲送其女于夫家途次女欲于林際便旋人不返父往覘則被髮吐舌流血覆面望其父怒詈父攜置馬上宛轉屢墜強抱持抵家已日暮緬述其狀舉家以爲顛甲囑壻善守其女而急歸至曉門不啓呼不應抉窗入則甲女不知所往而壻喪其元矣訴于官官不能決王君至他縣尹方會勘皆疑妖王曰以余度之非妖也至其家驗蹤跡周視屋內別無隙竇當門供闕帝一軸風颺起微見後窗可以啓閉者也公默計竅要在一

是矣詢其舅姑曰汝婦娶幾年爾時有僕役否曰有年幾何曰二十許歲問今尙在否曰聞在關外數年不歸矣問其姓名稟上憲行文提至一訊而服蓋與婦有好而設爲此謀邑稱神明膺特薦升知府聽訟隨處留心自能得實卽此一事可鑒也

海豐張公映璣任浙省鹽運性恢諧好作詩嘗出拜客一婦攔輿訴其夫寵妾侮已狀晤不休公遣之去曰爾有冤向有司訴之吾賣鹽者也不理民事在輿中戲爲打油詩曰來了一婦人攀住轎杆訴我賣我的鹽不管你吃醋迷之同官無不絕倒公善書嘗得宋高宗下岳

忠武草詔筆墨飛舞摹諸石以公同好嘗見其圍記寫作俱工罷官遷居於淄去予家八里好絲竹歌舞命二美姬於園中馳馬洒脫不拘如是

李君名蕙者嘗記其客技勇絕倫又有術最奇其夫人背生瘡赤腫形大於盤氣息奄奄待斃矣乃衣以送終之服棲之于牀客以事自外歸語之故客請視之曰無傷也命去其衣衣便服鎖之空室別院而居不許人往并不與飲食李君以其病之不可救也姑聽客之所爲至七日忽聞喧聲視之則夫人斷鎖而出譁於庭曰何爲閉我飢餓無人問袒其背視之則疤痕如盤而瘡無

矣問之殊不自知客曰戶已壞矣推之果糟一塊圓大如其瘡手推卽落

有貧人無妻攜幼子乞食恆不得飽求同鄉某先生薦其子作館童不受值先生無事時告以字輒解授以書敏悟日記數百言從旁日聽講文先生取一篇指授之一日以人而無信命作破承頗通又命作小講開手云嘗聞天地之道不貳先生大賞贊遂使畢之當日完篇先是東主有幼女囑先生爲擇壻先生曰但勿嫌貧乃可主人曰苟其才也何憂貧吾有地四十頃予之半足矣先生曰非他人卽此子是也異日必貴主人許之未

幾入邑庠未弱冠舉於鄉聯捷成進士以知縣用未知官已遷擢否惜不記姓名

諸生張大美病歿魂知已死痛哭遇關帝問何哭之痛曰母老子幼無人侍養故也帝憫之令其還魂養母語之曰陽世爲子廟聯甚多皆未愜意吾今自作可代爲傳之張甦乃爲帝新廟而聯不能全記憂思臥病有青衣叩門問張相公母告以故青衣授一紙曰此藥方一見卽愈持歸示之乃前聯也聯云數定三分扶炎漢削魏伐吳辛苦備嘗未了生平事業志存一統佐熙朝伏魔盪寇威靈丕振祇完當日精忠

新城某家貧敦信義年壯矣無父母兄弟亦無妻有與  
議婚者須聘錢十千熟思計無所出念離村數里有南  
北道曠無人可小試爲劫乃執挺往隱柳下嘿黑後有  
騎而過者以挺自後撞之墮其人惶懼某曰勿恐吾不  
擊汝首恐傷汝也吾急須錢可與我曰無錢有銀某曰  
銀亦可傾囊獻之某曰勿須許多乃檢其碎銀盡與之  
某曰亦勿庸吾止須十千耳遂約略估計與之旣而曰  
前途荒邈恐有傷汝者汝復騎吾護子以行行數里曰  
從此村密無患矣荷挺而歸納婦生子家稱小有乃語  
婦以前事曰此恩不可忘也惜爾時未問其里居姓名



欲報無由憶其鄉音似武定府人乃往商河利津一帶以貨油爲名庶幾一遇而形像都忘茫如捕風歲且暮矣嗒然而歸止一旅店行客已滿無可棲身主人曰無已與吾共榻可耳延入小室主人遽去某獨坐視壁間畫柳傍有人騎而過一人執挺欲擊不解所謂久之主人歸謝曰客多忙亂勞君久待某指壁畫問何意主人曰某年吾自外貿易歸挾有重貲至新城地遇刼者取甚廉不吾傷而護吾吾感其義而不知其名畫此以誌德也某驚喜曰刼君者卽吾也曩以缺聘金故刼君今娶妻生子皆君之賜也特來尋君而苦不遇君乃在此

主人亦喜出望外曰數年夢勞今乃得釋呼酒命酌詳告家人遂締姻焉

順治十六年海上之變金壇薦紳罹禍最酷王主事明新自謂宦於京師可以倖免而名在逆籍身戮家徙有妾方孕行至山東紅花埠產兒旅舍楊老僕密啓曰覆巢之下已無完卵一線之繫在茲客嬰此去馮益都家不遠我主爲其門下士受知極深馳告求匿必能納也妾是其言楊乃襁兒於懷痛哭夜走叩益都之門時馮公方在告慨然曰此我事也疾揮楊去遂命如姬乳之名曰協一示與已出無二長而就傅壯而受室俱與諸

子同而協一最幼因字公季嗣後益都以執政請老公  
季年甫弱冠崑山徐司寇亦於王爲師弟甚高益都之  
義育內姪以字公季而盛奩嫁焉內外協和聞者傳爲  
美談後公季以益都廕歷仕至廣州太守而金壇王氏  
之孥復以輸金歸自塞外完聚骨肉仍享膺仕皆益都  
存孤之德也

長山徐子耘先生之仲子玉泉在京師與同學喜召乩  
仙一日召至書一僧字再書難書救謂僧有難求救也  
眾不知所以又書云不救則殺汝眾大懼焚符送之不  
去室中時聞嘯聲響徹戶外眾計曰人無如何宜召仙

制之仙至曰此妖僧也吾不能制有游仙師者可請之  
且書一符式與眾焚之游仙果至索豆一碗撒於庭囑  
曰以後召仙慎勿洩送畢眾避去聞院中隱隱有聲聲  
寂而僧之聲響無聞矣後扶乩箕忽旋舞如風大書岳  
字蓋忠武也又書云百步外有殺氣何也眾白游仙降  
妖僧事異曰復請游仙仙曰吾囑勿洩今岳忠武奏玉  
帝命吾往南方有職守不得復來矣後再請果不至蓋  
仙樂蕭間亦如人間之有隱士有職則不得自如而忠  
武之求賢亦如爲國之心云

邑諸生某騎驢出門途中有人自後呼之迴顧似衙中

差役曰相公有官事可隨我行生自念無罪犯姑隨之  
至則瓦村之南城隍廟也入門繫驢庭樹俄陰官升座  
生伏謁階下神曰有人告汝人命事汝知乎曰不知神  
命呼一婦人來則家所覓之炊飯嫗訴於神曰彼不良  
置毒於餅致我死生曰我以毒鼠不料其竊食神命檢  
籍籍注嫗應死於某年月日神怒曰此自汝之數盡乃  
妄扳人耶逐去之謂生曰鼠雖可憎然上帝以好生爲  
心不必殺也令役送之歸倉卒忘解驢奔馳至家而寤  
則已在靈牀死已越宿矣先是有人見生與驢斃于途  
告其家昇之歸家人視體尙溫未斂及甦而驢則終死

矣生有還魂記載其事甚詳

李公世琛爲江寧太守有客挾異術習其術富貴惟所欲但可一不可兼欲科名者入闈文思泉湧隨意抒寫皆天然佳構出場則仍本來面目富則不期而財生特習其術必無子故鮮有學者有難處事亦能爲人解而解後亦必別有不如意之事不可輕用也李公嘗有盜案謀於客客爲設一鐙夜挂高竿未及月而獲盜於署前茶肆俄而李之愛子暴卒天之所爲而人強以術拘之故必犯造物之忌客亦進士而無子蓋卽用術以得科名者

利津有人善祈雨然不輕試必極旱村人懇切迫求乃勉應云雲雨關天數逆天必遭譴雖濟人與利已有別而祈雨一次必減壽一年其法於曠野以棹爲壇層累極高危坐其上先接眾繩令極長乃默默作法俄天上雲片片往來拋繩而上直入雲際若繫之者雲聚愈多漸而彌漫以手掣繩力不能支數十人共掣如曳垂天之帆雨降不過數里不能遠被

棲霞建岳王祠廟成未塑像暫以黃紙安神位有無賴子舉足將蹴之忽擲身數步外鼻口流血眾爲跪禱半日始生精神恍惚遂爲癡人

山左趙玉海豐人自號風子其祖寄籍天津之靜海家  
富于貲人號趙百萬後家漸落其父避訟歸里所餘財  
產托友王商經理以僕趙成佐之時風子尙在襁褓也  
父遘疾卒母亦繼歿風子養於族間稍長以算命糊口  
不知父之有遺積也適天津駐防佐領達齡與其父素  
善老僕成時往來每以舊主爲念達勸其同籍訪問得  
風子偕至天津藉達力王商交回一萬八千金地四千  
畝風子於是復爲富人居天津趙家莊感達恩呼爲義  
父無何天津駐防議裁移達於閩風子贈金八千爲路  
費數年達公歿風子聞訃痛絕變產得萬金航海往經



紀其喪義母知其破家而來怒曰兒如是何以自活拒  
不受趙拜懇母亦慮其金多誨盜乃受其半風子以三  
千金爲作佛事於鳳凰山寺無空和尚義之口授地理  
精妙無倫旣而辭歸風子形似猴坐立無定天閹不通  
人道慮絕嗣覓得純陽地於寧河地爲富家張氏有無  
計可得乃變姓與之講宗好試其術無不奇驗與張相  
得甚久之告以父母未葬乞其地慨然與之葬後風子  
陽道忽生娶妻生子女各二焉其術之神不可殫述曾  
至一墓相之謂必有產厄預於墓側掘土丸乃地氣結  
成層層包裹及婦臨蓐墮絕已一日矣風子至以土丸

合水灌之頓蘇母子無恙一家多殤子求相其宅徧視  
之指西廂曰是室當有聲居之皆頭痛果不爽乃布紙  
覆盃分香四十九俾老嫗執而繞之旁一盂水及一帚  
揮眾出曰聞盃內有聲速告已而盃內聲唧唧急以青  
紗蒙童子目促入視見白氣上冲如人形風子曰怪在  
是矣入室以帚蘸水洒輒上頓似鮮血曰下掘三尺有  
似炭似石者命碎之曰怪去室安矣其人曰自此可生  
子否曰未也須相墓指其妻之墳曰棺被焚擇穴遷葬  
則生子矣約日遷葬其弟備戽水具問何爲曰葬時水  
滿壙備戽水耳風子曰若如此吾甘受罰及開墓無滴

水棺左有燒痕葬一歲妾舉一子有州牧延看官署至  
內宅曰犯黑沙紅沙小口不利州牧止一子方七歲多  
病因求治之法與前同更取幼子貼身衣鋪地拘魂令  
其祖母舉衣屢問重否至三舉其重如兒急令以衣披  
兒抱之令穴南牆更掘地出紅黑沙自此兒病頓除一  
家有贅婿遠出不歸延風子相其親墓曰是受傷婿有  
吐血病須用藥治其墳從之越三日得婿書病果愈其  
他改山向補龍氣發科甲者尤多寧河有大家子孫繁  
衍丁百數風子過墓曰地本佳城惜異姓新葬破之兆  
當絕改修可解其家不之信越十餘年百口繼亡翁媼

垂八十矣風子性慈重義疎財見墓有絕嗣及凶兆者  
密爲修治損已財不恤也卽與人相地多不索謝又好  
善施粥濟貧放堂齋僧動輒千金長白福慶爲作傳甚  
詳

某生落拓不偶出遊四方冀得訓蒙餬口遇人與攀談  
欲請爲記室欣然從之乃至海涯登舟徑進雲水渺茫  
莫辨方隅久之近山緣微徑而登過山則汪洋之水羣  
山環抱復舟行波濤中一島聳峙捨舟而上島中樓閣  
連互彷彿仙人之居至門則僕從雜沓擬於侯王某且  
疑且懼問其人是何地主何人也其人曰子無須問俾

予得所足矣乃引見主人相待甚殷居之別館飲饌精美其往來書信不書名不稱字第授以所用暗記究不知所往還者何人大抵似諸處豪猾密信不敢致詰居年餘不放歸意無聊賴一日主人與飲一侍坐者面黑短小精悍主人謂先生頗欲出遊以破悶否某曰甚善主人曰島中逼窄不能暢懷字內名區惟意所欲可相送也某憶曾遊天津愛其繁盛遂舉以告主人謂侍坐者曰老黑可伴先生一遊逾日出山二人浮海同至天津酒樓妓館遊歷殆遍特眷一妓連宿其家三人共飲一人突入形軀偉岸背插雙刀曰老黑何得至此以手

拍案案仆地四脚俱摧某大驚駭起視其人已倒地胸  
破血出死矣某大疑曰來何壯死何速老黑舉袖相示  
則一刀瑩然微露其尖曰吾殺之耳先生速行某股票  
不能前又曰速登吾肩出門疾馳捷於奔馬俄至海岸  
登舟使舟如風抵舊居驚懼方定始知老黑異人也久  
之主人復請先生出遊不敢復北欲往西湖仍以老黑  
往至一關隘兵列舟上盤詰甚嚴老黑一舉手兵皆辟  
易舟如飛鳥驀過某大駭至西湖略一遊眺卽遄歸又  
逾年主人曰先生離家久可暫歸贈以巨金歸置田產  
稱小阜矣

生所居忘其  
爲鄒平章邸

吾邑有僧居荒山豺狼成羣夜叩門窗不敢息牢中豕  
四五頭皆果其腹有客騎驢相訪欸畱之及曉則驢惟  
一首在焉客大恨曰顏山某家有巨鐵貓吾攜來治之  
及至二人極力始能支起置驢首於中夜靜食驢者果  
至先以尾探之貓驟響驚遽起視落毛如掌復支之未  
幾一狼至碎其首一夜獲狼七遂無來者僧自是安居  
貨其皮買一驢贈客

程公題雁自長山調繁聊城與馬子琴倡和爲詩靜夜  
拈毫方吟詠間有人自屋上飄然而下花面青衣手握  
利刃手扭公衣以刃擬之公悚懼不敢聲久乃釋之騰

身而上屋瓦無聲公大呼一署盡起急遣人守四門大索城中竟不可得豈劍俠之流歟

萊州離毛家島不遠相傳龍宮在其下舟不敢過一漁舟載酒及乾餠經其處一物自波中出似人而黑突目鋸齒跳入舟中攜酒瓶一吸而盡復食其乾餠畢入水漁人獲魚滿船次夕又載酒餌至其物飲食如前又大獲將返一老人出語之曰慎勿再來渠亦受罰矣漁人遂不敢往

淄川村民某兩足牛蹄有力每春秋與牛共耕冬以小車運炭八百斤不履不襪嘗睡道側有人遠而望之一



大花牛近視乃某也

新城王公灤川重光明時官黔中叅議以採木沒于王  
事號忠勤公立祠祀焉其孫某于秋闈後夢至祠中見  
公在龕高不盈尺躍躍欲動某跪而請曰公何來曰吾  
自黔來因秋闈近來視汝輩某問孫今科得中否公笑  
曰未也問何由得中公曰積德和睦文雖平順可中否  
則佳文亦不中曰然則吾家誰當中公曰某也可又見  
西北隅有傘蓋數十公指示曰此汝某伯家也又指一  
處亦有傘二三曰此汝家也如吾教則此傘張否亦無  
用是秋所謂可中者果得售而某竟落其伯則官右布

政漁洋先生之祖也人間科名豈偶然哉

見王氏家訓

新城于丹圃崇墀作令鳳城天師過其署值縣試畱與共坐點名時見一童謂之曰汝面有妖氣對曰無之天師曰汝不言死矣乃曰一婦與交無術可遣天師與一符帖寢室比夜婦至詈曰吾何懼究徘徊不敢前旣而憤甚手裂之霹靂驟起一狐斃焉

長山周村爲各省商賈所集修玉皇閣競捐金貲有張啞子爲人挑水覓錢或謂之曰爾亦布施乎點其首曰數幾何啞子計所積二百餘千盡捐之乃刊碑首列啞子名今猶挑水自給亦異人哉

吾邑耿家莊有范姓善祈雨置書蛙口中壓砧下移日  
啓視蛙無矣作法拘之出視口中書信有雨則許若無  
雨不能強也云使蛙于龍號范神仙

長山白家莊安某家富無子畏妻悍妬不敢納妾妻弟  
慙慙之曰君別墅甚多吾爲君買妾置其中安猶不敢  
妻弟云予不言誰洩之者如其言生二子猶不令妻知  
妻弟又爲之謀使在別墅詐死家人報曰主暴病甚危  
妻惶急姪輩早與謀乃故相聚謀分產業妻方窘又有  
報者曰死矣抬至廳矣姪輩開然取牛馬者器具者粟  
米者氏號泣不能止弟忽至向之哭訴弟曰吾向勸爲

姊丈納妾姊不聽使有子今日何至此氏曰但令有子  
吾不受人欺弟曰設姊丈偷買妾生子如何氏曰何可  
得耶弟曰似聞有妾在某所生子二矣妻驚喜弟命家  
人取之時已隱於左側相率入妻慰甚某猶臥牀上妻  
弟以足蹙之起曰猶佯死耶崛起而笑合家大安

長山某以浴池爲業有丐者每就煖其地某叱辱之丐  
憤夜自經于其簷下某之姪偶起見之懼禍潛移于對  
戶小鋪及曙小鋪主人始覺官私交累遂傾家焉某竊  
自慶从之小鋪主人夜聞叩戶聲隔窗窺之乃驟一頭  
有二鞞木在背上知解丁銀者伺無人知取其銀焚其

木揮驟使去安寢如故俄驟復回首觸浴池門某起見之大喜牽驟入亦幸無人知也天明驟夫尋至索驟某不知其爲解官銀者也與之鬩驟夫告官某傾家償之至鬻屋

益都某游擊從征川蜀賊平後帥問諸將有能食生肉者乎某自負能食生肉十斤方欲有言見一人身不長大而精悍特甚稟帥請肉帥曰能食幾何應曰四十斤卽如數予之抽刀自割須臾啖盡帥曰能再食乎曰尙可十斤耳又予之亦食盡但不及前之速

新城王君祖彭父官於南所生也攜之歸家時年方七

歲在舟乳母攜之誤落於水無可拯救家人號而去舟  
行六十里見其雙手攀舟尾露其首急援之喜出非望  
問之云似有人擁之不落以爲後必大貴及長揮金如  
土蕩其家其兄在家所生也從父任所病亡買棺無當  
意者後至一舖得棺甚佳價定昇歸於棺中得一帖云  
某年月日製卽其所生之年月日也方生而棺已預爲  
之矣且隔數千里而巧值若此人之一生何非天哉營  
營者殊爲失計

新城牛壩村或謂卽轅固故里俗呼音訛有兄弟夜坐  
於庭聞空中呼聲哀切自遠而來駭之取鳥銃望空而

擊歟有婦人飄然而墮益駭以燈照之伏地喘息未致  
跌傷問何能履空曰啓戶取火有大鳥突下兩爪抱之  
騰起號呼無應者鳥挾人飛遲不能極高聞銃聲而驚  
故得墮問所居曰夏莊去家已二十里矣吾邑東千峪  
村在山中有少年袒背力田大鳥飛過見而垂涎欲攫  
之翅廣丈餘扇動風響少年懼舉鋤仰擊乃舍去使出  
不意亦挾之而飛矣

邑之臺頭村李姓者家貧攜妻子至厯城東之龍山鎮  
久之勢不支乃鬻妻議某日人財互交至夜夫妻相向  
哭隔壁爲旅舍宿客監生某富於財豪蕩揮霍偕友應

秋試赴省聞哭甚哀問主人主人漫應之不實告既而  
哭不休客恚曰爾不實告我心惻惻終不能寐語之故  
使召夫來出白金四十與之曰以此作小貿易可勿賣  
婦使羅麥磨麪慮其乏驢脫驢贈焉婦攜子來與夫叩  
謝李如其教家日以阜子長聰穎特甚早年入泮有聲  
監生某以游蕩耗貲產債蝟集適大比諸同人復邀之  
赴闈生曰吾之學植諸君豈不知耶曩之應試爲遊眺  
計今空乏何復作此無益眾曰藉此避債亦復佳耳費  
則吾等供之遂行入號鄰舍一少年頑跳非常題下之  
明日黜不休生本無根柢又爲所擾不能成一字少年



入舍磨墨展卷揮洒如飛良久撫几長歎生笑曰豪興亦復減耶少年出窺生卷訝曰先生何尚未落筆生告以故恐曳白出無顏向同人少年曰余文藝已畢自覺可中不意卷爲墨污甚惜此文先生可錄之倘得志可至寒舍爲吾作老門生也告以里居姓名二三場幸遇同人得竣事揭曉少年閱題名錄知生中掃舍待之生至攜土物爲贄治具相款母潛窺客識是贈金者召子入泣謂之曰吾與若父分離在頃刻非此客救拔吾不知何往爾將填溝壑矣吾一家得保聚且饒裕汝乃得以讀書今藉手以中實鬼神之靈使稍酬萬一倘若父

在猶當父事之汝乃妄以爲門生可乎吾當時未悉其名但記其姓客年雖老面目猶可識汝出再問客在此地曾行一善事否若果然則吾且見而相謝少年出問客已不憶舊事沈思良久恍然曰有之爲述其事少年伏地謝入告母母盛服出謝後少年中進士爲縣令路西兩樓卽其宅也家落乃售於他姓余嘗宿焉

卽墨嘉慶庚申舉人陸雲從之弟十餘歲讀書無甚異一日讀孟子半部將畢師曰今日多讀幾頁明日讀下半部矣應聲曰是離婁之明耶師曰汝未讀何以知曰固知之因背誦如夙習奇之因舉諸經皆能成誦試以

羣書無不淹貫師大駭一日而神童之稱滿人口命題  
作文老宿不能及曾見其至誠之道制藝僅三百餘字  
勃窣理窟高挹羣言所作悉短篇如前明高手使之應  
試不聽作碑版古文亦非近人所能師由此避席終日  
靜坐不樂見客數十年絕無聲聞或云遲鈍如平人矣  
不知有物憑之耶抑深自韜晦耶似名雲路今約四十  
餘歲有某托其名以游者非是

濟陽閭提督俊烈賞巴圖魯川湖用兵屢立戰功曾偕  
將士憩古廟祠宇剝落神像黯然閭曰爾何神落寞至  
此塵土蒙面亦如人之不遇時也已而起行甫三五里

有人追至曰適將軍有言去後兩旁神像皆泣請回視之返入廟見神座下環甲執兵立侍者數人目下淚痕界破塵容詢之岳忠武王廟也閭禱於神曰此行若蒙祐克捷必重修廟果獲勝乃踐其言閭麾下親信四十人能學猫犬鳴入賊巢探消息一日山行遇大溪山水驟漲駭浪迅急閭謂士卒曰以大繩繫我腰我浮而過若隨水下則纜繩我若得過以繩援汝等可也閭故善泅幸而得渡其矯悍如此

王晉登州人觀察越中家甚裕棟宇巍煥服用侈麗年老被病卒魂投萊州濰縣生員劉曰瑚家轉生纔下地

四顧久之撫膺大哭舉家驚怪只一子不忍殺因叩其  
故曰我本王某托生汝家今貧窶若此柰何隨話前生  
事甚悉令召其二子一壻曰瑚如其言灘去登二百餘  
里不三日俱到語及家事纖悉不遺其子伏地大慟又  
命召妾李氏至問牀下埋金五百得毋爲人所竊乎妾  
言公亡後卽取助喪事矣語畢悲不自勝於是二人分  
產之半授曰瑚兩家往來如至戚萊陽宋玉叔親見其  
事

吾東柴燦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橋驛驛丞離  
驛二百餘里有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

但市山中所無者柴與相識有年問山中何有山中人  
云山中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君將  
遷官當持贈惜尙未熟耳次年果攜二桃至大如斗柴  
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柴既高年健飯家人亦無  
夭折者

臨清王倫之將爲亂也田中豆皆如人首狀面目口鼻  
悉具好事者攜來異縣以爲玩物未幾而變作方據城  
時有獻其女於賊者賊以爲僞后及官兵平賊二女竟  
漏網嫁爲良民婦得以壽終賊首王倫亦未生獲云焚  
死於樓僅辨其屍當賊卒起徐中丞以五百人赴之遇

諸柳林兵遠來未遑息乾糧車未至士不宿飽突與賊接天猶未曙見賊分兩翼前鋒皆婦女持雙刀我師以眾寡不敵潰賊大呼紅頂戴翎者爲徐麻子中丞乃棄帽鞭馬而奔賊勝而驕分一股北向時有千總某堵禦謂其卒曰傳言賊有邪術烏銃不過火此妄也然正可借此以驕其心若與賊交隔遠則稟銃不過火近則速放及賊至卒稟如其言千總佯怒頻責以棍賊喜踴躍而前銃炮俱發賊眾奔潰追殺無數將以謀勝此千總真有將才惜忘其姓名後亦不知終於何官

邑之東南馬家莊諸生李某兩足病不能起二年矣夜

夢二人至其室坐榻上一黑面貌奇偉一白晳貌溫雅  
白晳者曰汝病足可伸視以手握其股自上而下至足  
腕抽出爛筋無數曰爾試伸縮如意乎李試之果爽快  
勝前稱謝再三曰素不識二公請畱姓字異日報德也  
黑面者曰吾黑龍大王又指白晳者曰此漢長沙太守  
張仲景先生前君在村前令人掩白骨卽我也感君惠  
故請張先生醫汝言畢辭出李醒異之下牀能行大呼  
家人取屨來吾腿愈矣眾至驚喜問所以告以夢先是  
李見村人挾土爲甕出白骨一堆棄之君勸掩埋不虞  
受其報也黑龍大王究不知爲誰何

李生親爲余  
言忘其名



賈村王某行田中時禾稼茂密突出二人貌甚猙獰惡赭衣而長髮呼曰救予王曰汝且隱稼中俟夜至吾家爲汝謀告以所居而去夜至剃髮易衣且贈以錢閱幾年夜半聞窗外有人語曰某前所救之二盜聊以報德曉視之得巨銀數錠久之又夢二人至其家遂孿生二子心竊喜以爲二盜來報德也及長博淫是務罄其產卒無嗣

邑西某村外有冢不甚高長約四五丈村人去冢半里掘地得瓦人甲冑跨馬列隊伍攜歸家則一家病復置故處理之乃安或近冢鋤土忽陷一穴幽杳若洞蓋隧

道也兩壁皆雕刻人物非近時冠帶面粉衣朱色澤若  
新不敢深入以土填之不知何代王公縣志亦未詳載  
焉

古器墨迹多爲人寶愛吾東如高西園司馬相如私印  
朱青雷文君私印畢載續陸放翁心太平硯已載之矣  
莫雅于孔北海之琴康熙間孔氏貢入大內莫珍於蔡  
中郎之字亦孔府所藏字作八分余不知書但訝其紙  
古色斑駁如猛獸之鞞樺木之皮捫之無痕不知以何  
製造字之真僞則莫敢斷也吾淄高子固蓄一硯石質  
厚重形製古雅背有東坡刻字或云此某僞刻以售者

文人好古每受人欺如此聞王直望籍沒時他物不顧獨懷東坡一硯將入獄與客曰此勝萬金出獄還我後不知所終亦可慨已

乾隆三十九年壽張逆匪王倫之亂于八月二十九夜自堂邑鳩眾潛襲東昌東昌距堂邑四十里郡城西面地勢卑下舊有護城大隄高丈餘賊眾方至隄外見城頭火炬繚繞隊伍嚴整一赤面長髯大帥金甲耀目坐睥睨間指揮拒守賊以爲有備不敢進至九月一日午刻復率眾大至約去城十餘里不見一卒賊喜以爲無患矣忽金鼓震地大隊軍馬轟擁而來鎧仗耀日旗幟

蔽空中軍高飄帥纛金書關字如斗賊始悟帝君顯靈  
抱頭鼠竄知夜間城頭指揮者亦爲帝君之救護也于  
是不敢復窺東昌徑趨臨清焉滄州呂偉齋千侯爲平  
山衛領運駐劄東昌奉檄守西門後獲逆黨皆訴所見  
如此吁帝之威靈誠赫矣哉

柳林之役亦幸帝顯  
聖徐公遷河南立祠

花隱老人居平陵城之東鵲華橋之西不知何許人亦  
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臺水石而蒔花尤多居常不  
與人交接然有看花人來則無弗納曳杖偃僂前導手  
無停指口無停語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見也園無隙  
地殊香異色紛紛拂拂一望無際而蘭與菊與竹尤擅

天下之奇蘭有紅有素菊有墨有綠又有丹竹純赤玉竹純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節雖非目所習見尙爲耳所習聞也異哉物之聚於所好固如是哉

孔生聖裔疏族流寓於獻遂家焉素藏一美人圖風態娉婷欲活名筆也其弟某未娶懸之齋中日對冥想一夜獨坐燈下畫中人翩然竟下向之歛衽曰妾與郎有夙緣妾慕君正如君之慕妾矣兩情相慕夫復何嫌願薦枕席某初亦駭而却退旣而貪其美麗不能自持自是無夜不至嘗贈詩云畫裏嬋娟夢裏身崔徽原是卷中人如是數月遂病病革乃備述所遇已莫救矣死後

取畫焚之見一縷青煙直上空際蕩漾逾刻乃沒  
邑諸生張某母卒守靈已亦病至回煞日家人皆避去  
某以病不願移動臥而息夜聞棺中有聲見其母自內  
出周視室中嘆息曰諸人皆去委一病兒在此耶某大  
懼起而趨出徘徊久之復返至門則有神守之不許入  
立而待其嫂倉皇奔至隨之入室中眾人圍繞亦塞入  
觀之見一人衣冠而臥訝曰此誰耶何得在此方疑訝  
間已身忽仆其上與之合聞人語曰幸矣幸矣生矣張  
目而視則臥者已身也蓋魂已出舍復返耳

滋陽牛真谷運震雍正癸丑進士才高學博詩古文俱

工時藝亦閎博奧衍自成一家觀書一覽不忘考博學  
鴻詞未收晚爲陝西平番令最賞吳松巖鎮授以詩法  
謂得其詩傳盧抱孫轉運揚州相見深爲推重謂其上  
下千古辨若懸河而折衷甚細平生詩不多見觀吳松  
巖詩集新警超拔袁子才極推許卽先生可知矣卒年  
五十三先是屢夢遊金碧樓臺苦被家人喚醒一日囑  
家人欲尋好夢勿呼遂化去殆天上謫仙人也

厯城石氏婦性悍妬婢有微過撻之至死忽病不知人  
旬日乃蘇語家人云吾夢隸人持票勾攝至大第王者  
坐殿上見婢被髮血面索命辨詰至數次王者以爲主

奴名分攸關例比常人減等議罪在室充徒三年申奏  
上帝仍命前隸送還陽故得來家也自茲婦疾頓瘳別  
無所苦惟兩足顛蹙不利於行手腕亦拘攣如負縲紲  
狀每朔望則登牀引被沉沉臥家人莫之敢驚竟夜而  
醒謂赴冥司點卯也忽一日手足皆復其常所患若失  
屈指計之正滿三年云陶淵明宰彭澤遣一力與兒書  
云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哉

村人某夢神告之曰汝應死西山下吾村西有山多田  
焉者其人自是不敢往作農工後冬月在屋隅負暄牆  
傾壓死所傾則屋之西山也數不可逃而鬼神戲之可



一笑

葉臚先茂才於乾隆庚戌夏五月遊山左自日照赴濟南道出十字路旅店因天甚炎歊閒步市橋乘風見稠人集一處同聲稱異迫而察之一人持破剪刀上長花十二枝莖葉畢具花如點翠瓣紅莖綠異彩繽紛或拔取一枝其根蟠結刃上如亂絲詢所從來云村中秦姓姑婦孀居惟一孫年十二方從師學句讀破剪插於壁隙亦不知幾何年今歲雨淋壁壞適睹此異也合市傳觀莫測所以按俗語有鐵樹開花之說或謂冬青或謂曇樹滇黔間多有之以非三千年不花借喻其難非謂

金鐵眞作花也茲殆婦姑貞操精誠所感金石爲開故現斯瑞歟

新城有產婦汲水離井數步聞水聲洶湧若沸俄有物露其首隻目炯炯兩角如牛婦驚仆蘇後不見而井塌矣

有富室兄弟同居兄一子弟有子二名大蝴蝶二蝴蝶年皆十餘歲兄子更少兄已卒一日兄之子不知所往其母使人尋之得諸野外已死項上似有帶痕鳴之官驗時懷中飛出二蝴蝶官問二子名乃知殺之者矣蓋恐其析產而死之也幼而險惡如此利欲之害心眞可

卷六  
畏哉古人云不失赤子之心今之赤子亦有難問者矣  
記之以觀世變

德州宿上和言州署前一民婦病傷寒死歛已三日忽  
棺內窻窳有聲初皆駭懼無敢啓从之似聞伸縮狀乃  
啓而眎之此婦已蹶然起向人索飲食矣然舉動失常  
語多狂顛後州牧知其事恐致他變仍命納入棺中昇  
出埋之

聶松巖言卽墨于生騎一驢赴京師中路憩息高崗上  
繫驢于樹而倚石假寐忽見驢昂首四顧浩然嘆曰不  
至此地數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舊徑矣于故好奇

聞之躍然起曰此宋處宗長鳴雞也日日乘之共談不  
患長途寂寞矣揖而與言驢齧艸不應反覆開導約與  
爲忘形交驢亦若勿聞怒而痛鞭之驢跳擲狂吼終不  
能言竟箠折一足鬻于屠肆徒步以歸

松岩長山人  
善雕印章

鄒平澣山濼有推小車者方行爲龍攫之空中擲半里  
外墜地竟無恙但覺其爪甚熱背上如負火盆有濱河  
而居者大水至則入水撈衝下柴草與弟共往偶見大  
木自上流下跳而跨之其熱如火而身粘其上不得下  
呼弟曰歸家善事母吾不得生矣語畢覺木一躍身已  
落岸上矣

孫止亭出都過陽信遇病叟云城南三里村民有一婢  
病禿逐之求食于外忽作狂言說禍福有驗遠近流傳  
咸敬事之眾人中有田生者素不謀面婢忽呼其姓字  
曰子歸矣數日人耳生倉皇歸八日而沒又云某月日  
河水大上四縣將爲魚今未至其日然河水浸浸上矣  
將奈何其後四縣未聞有水患蓋妖言惑眾當時愚民  
盡爲之洶洶其一二言之驗必有妖物憑之此婢後來  
未知如何

濟南朱子青有狐友聞聲不見其形亦與文酒之會眾  
必欲見之意其老卽現老形謂其少卽現少形或戲曰

神人綽約若處子君亦當如是卽應聲現一美人形又一人曰應聲而變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獨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稱七百歲蓋閱歷深矣

醫某善針法友病其子延之去視畢曰疾不可爲也子跪而泣懇曰是必針其心心不可針必使心跳起針穿過呼吸之間命不可必豈敢輕試乎子曰如是猶有一生之望與其坐而待斃也無如針卽死無怨乃扶病者立出一針長尺餘鋒利可畏令病者噉針卽入出於背者寸餘問病者曰心下覺涼否曰涼再令之噉拔針出

而疾愈旁觀爲之咋舌世醫不知此法謂從來所無且針自胸達背斷無生理少見多怪自古而然益信其術之奇也

士人某寓岱廟之環詠亭時已深冬北風甚勁擁鑪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燭就寢既覺見承塵紙破處有光異之披衣潛起就破處審視見一美婦長不滿二尺紫衣青袴著紅履纖瘦如指髻作時世妝方爇火炊飯竈旁一短兄几几上錫藥熒然因念此必狐也正凝視間忽然一嚏婦驚觸几鐙覆遂無所見曉起破承塵視之黃泥小竈光潔異常鐵釜大如碗飯猶未熟也小錫藥倒

置几下油痕狼籍惟爇火處紙不燃殊可怪耳

吾淄傳家莊開店者忘其姓有客遺金于門外行遠方覺自以無可尋覓閱歲復經其地問店主曰某時予忘金於門外曾拾之乎主曰金幾何客詳告之主曰金現在也出而予之客驚欲與之分不可遂訂交既而知其無子客曰予有四子贈汝一爲嗣既送子至子曰某處當有某物見主人細詢則眞父子也蓋店主子幼以看燈迷失客得之于路養以爲子今所贈者卽是也奇哉鬼神之報施如此

徂徠山有巨鱗二形不類鱗頂有角如牛赤黑色望之



有光其身長約三四丈蜿蜒深澗中澗廣可一畝長可半里兩山夾之中一隙僅三尺許游人登其巔對隙俯窺則蟒可見相傳數百年前頗爲人害有異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澤寔生龍蛇似此亦無足怪獨怪其蜷伏數百年而能不饑渴也

村農某少失恃父娶繼妻某事之頗謹但不呼以母父沒偶晒火藥灼其面昏不知人恍惚至一處似衙署乃在太山上也俄見其父來曰冥司以汝不孝于母將治汝罪上堂愼勿置辨若杖汝可起而逃再生後宜急改前行也言畢卽有二役擁之見冥司色甚厲絮絮責之

或過其寔惟俯首寂聽大聲呼吏用杖某竄出亦無止  
之者父見之曰事已畢矣吾使人送汝歸行至青石關  
送者索賄某無以予怒而囚諸窟以石蓋之徑去某用  
力推撼苦不得出窘甚腹且餒忽聞其父喘奔而至曰  
我意送者不良必苦汝今果然矣去其石出之曰急歸  
遂返身去某踉蹌而行關固險峻石磴百餘級見一少  
年荷擔婦抱子隨之復有老翁年近七旬步履緩澁每  
滯于後少年與其婦私議曰父耄矣運行累人不如棄  
之婦曰是何言艱難扶持至此奈何云棄是可忍乎某  
聞而心敬之同行過橋上有錢一千傍一鬼守之行人

過則雙手掩蔽少年過亦不見也婦至鬼避之取錢置懷俄入一城有賣饒者婦曰翁久思饒苦無錢今幸拾得乃出錢買饒啖翁少年亦欲食甫入口棗核刺喉宛轉遂斃某大驚急回至家見尸在牀附之遂甦死三日矣與人言之厯厯

博山人

秦安韓生名鳴岐舊家子業醫嘗寅夜騎馬赴人家忽見數武之外有巨人長十餘丈生膽素豪搖鞚經過相去咫尺卽揮鞭擊之頓縮至三四尺短髮蓬髻狀極醜怪脣吻翕闔格格有聲生下馬執鞭逐之其行緩澁蹣跚地上意頗窘旣而身縮至一尺而首大如甕似不勝

載殆欲顛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不見不知何怪也

某生才頗高秋闈畢甚得意自謂必中榜發弗獲售大  
恚怒作傳奇詆毀文昌有書賈欲買而刻之價已就矣  
生暴卒家人環泣尸忽起坐以爲再生共問之揮手曰  
否余乃文昌也謂其父曰汝子作書謗吾吾已奏聞上  
帝帝命雷部以某日擊之矣念汝素有善行而子遭雷  
殛人或不知其罪故附尸告汝生父稽首請曰某子無  
狀罪應萬死惟帝君仁愛憐某老病無他子乞格外活  
之也帝君曰是有帝命吾何能爲力再三請不已額爲

之破帝君曰汝積善宜有嗣柰此狂悖何且吾不可以再請于帝念汝誠切姑爲汝壽之生父請火其書杖其子帝君曰火之則播于陰府不可以汚地界祕之勿宣可也汝子則宜重懲乃取大杖杖之八十帝君曰可矣命養之靜室密塞之不畱一孔且多置磁器于旁是雷所畏也汝子甦後宜將此傳之于世以爲警誡庶減其罪言畢曰吾去矣生甚狼狽不能言動舉家焚香致謝生越日乃蘇父置之別所俱如帝君教至期果雷電繞室移時乃去啓戶視之則生已死矣父大痛以爲天誅無可逭也越宿復蘇半年創乃愈每與人言此事必北

面叩謝 帝君毛髮猶爲悚也何瀛槎曾親見之偶忘其名

邑有孫生好方術焚符拘神忽來一物形如猪而色白口血色上及兩耳大懼焚符遣之纔去卽回到處隨之誦論語則暫出聲稍停則又至遂出遊至一相識舖宿夜數驚歸家竟自縊俄舖每夜聞室中响甚厲疑之檢抽替得孫生所遺豆一包意是物爲祟乃棄之門前水灣甫丟入其水驟乾

邑西沈某病篤恍惚中見有如宮娥者數十執儀仗前導金輦冉冉至庭扶一少婦盛妝出衣飾若貴嬪沈驚

惕不敢仰視婦曰猶相識否沈茫然未有以答婦笑曰  
兒卽公之子婦某氏今忘之耶沈方憶子婦某素賢孝  
守節早卒已證佛果矣徐謂沈曰婦之來因翁病危特  
相救耳撫慰畢升輦儀衛擁之而去金光猶照庭也自  
是霍然頓愈

吾東陽信百十戶舊有雹神廟不知所自始神像威嚴  
夙著靈異廟有住持道人奉香火一女年已及笄有殊  
色嘗代父入廟掃地焚香一日晨興入廟踰時不出父  
母怪而趨視女伏雹神像上兩手抱持捫之烝已絕矣  
乃大號泣俾人共舁其屍視女面如生笑鬢嫣然數人

舉之不能動復益多人邪許作力而後下村人喧傳以爲電神娶之而去矣乃肖其像於神右笄珈翟茀翠羽明璫靜好儼然遂以電母孃孃呼之

俗傳唐梁灝八十二中狀元博識者考其登第雖已老年亦無確據但以老稱耳若我朝程魚門晚歲入翰林沈歸愚潛乾隆己未年六十七成進士入翰林已爲盛事姜西溟宸英年七十於康熙丁丑第三人及第更奇而吾東王服經年八十五登第賜翰林院檢討則又過梁灝之歲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姜沈程以詩文名世王檢討未聞有著作



歷城劉此亭伍寬穎悟通脫詩筆敏捷漁洋子姪省試  
必使主其家其爲名流推重如此裔孫孝廉某裒其集  
刻之嘗以贈余詩僅一冊和平雅正得風人之旨明湖  
柳色有云古寺樓臺時隱見畫船簫鼓半陰晴吾邑張  
榆村遊明湖云平湖倒影沈星漢列嶂臨城壓女牆沈  
歸愚以爲天人滄浪之亞古寺一聯亦復蘊藉此亭夢  
觀秋榜見已名列第六下註制字已而丁艱與友薄履  
青言薄曰君衣白不當以履青代耶果中第六名

乾隆甲午逆匪王倫之亂發京兵勦捕邑中武庠某御  
其車往夜止逆旅中兵出閑行至一小家門已掩而窗

火猶明隱約聞女子笑聲兵固少年輕薄穴紙窺之見婦裸體橫陳花積玉軟不覺心醉又欺男子孱弱遂破扉而入夫婦驚起以爲寇盜無暇着衣赤身跪牀下哀呼乞命兵露刃叱曰我出征軍官也非劫爾財實愛爾色與我一交卽去無傷也多言血此刃婦宛轉撐拒男子亦伏地哀乞方危急間突一人大呼入曰何物狂徒敢強污良家婦女耶兵起視則所御車人也蓋生以出洩偶過其門聞室中喧嗽入視不謂卽所載兵士兵轉羞爲怒徑前撲擊生故拳勇信手一揮兵已仆地乃拳足交下兵踉蹌奔去方二人相搏男婦已艸艸著衣歸

而泣曰非公至幾不得生然窺其勢必將復來公去吾  
二人無死所矣生揮之曰起起救人不徹非夫也今  
王程急不過僅此一宵爾二人姑少避吾畱此待之夫  
婦拜問姓名生曰速去無多談遲則殆矣乃相攜叩首  
去俄而兵挾十餘輩號詈而至生出戶大呼曰來來懇  
爾者早潛矣顧聽我一言再搏可乎眾環立曰云何生  
指兵以前事告兵氣奪語塞猝莫能辯眾交口而唾曰  
若固非人倘再弗悛當達之主將取爾首矣遂愕然解  
散去惜姓名失傳

一皂隸富於財年五十餘不應役矣生二子讀書頗聰

慧將應試而格於例謀於客曰邑中文優品端爲物望  
推重者不計修金爲我延之客曰惟某先生可但慮其  
不應聘耳隸曰但肯至吾無不如命客以意達先生果  
不應客宛轉懇之先生曰必如吾約則可初往必使迎  
於村外半跪起居稱小人某晨起必親問安食必盛筵  
每夕必二美姬侍寢見必垂手立數者一不從必不往  
蓋故難之也客歸厯述之皂曰何難卽與二百金爲贄  
悉如約先生無以辭至期來接果如所云入館二子拜  
見盛筵相款及暮送二美姬來先生曰今夕吾倦俟異  
日及曉啓戶則皂在門外屏息久侍入候起居畢卽退

如是數日先生曰吾厭厚味食品且減又數日先生曰  
吾晨厭煩瀆某可免候然不幾日必設精饌或在戶外  
候先生顏色不稍倦及夏皂以厚值市瓜自捧之家人  
執盤隨其後至館恭請先生食新先生接瓜擲其面罵  
曰庸奴若手不嫌汚我耶怒容可掬皂毫不拂意唯唯  
謝過命掃除使人洗瓜切而盛於盤以進先生曰嘻子  
之誠至吾無如何矣吾盡心爲汝訓子可也皂頓首於  
地閱歲二子文大進先生謂諸同學曰某子於初不應  
入試然其父之志無不聞矣幸爲我憫之眾皆諾二子  
得入泮後以次登進士皂稱太翁焉先生乃謝去嗟乎

皂之志可謂堅矣當擲瓜時非有堅忍深養未有不勃然怒者則前功盡棄所謂功虧一簣也惟其有此度所以容厚福世人小小拂意輒憤然不自制遂至決裂敗大事起大釁出此皂下遠矣吾不羨其待先生之誠而服其粹然以非禮加之而不動也愚公志可移山子房恭而進履其有焉

汶上某少年有才縣府院試皆第一科試亦高等鄉試得售會試中明通榜補教職年二十餘耳佻達不羈一日召門生爲妻祝壽門生麇至送賀儀必欲入內拜祝辭之不得命簾外鋪氍毹旣行禮年少諸生出不意揭簾

竟入蓋欲一覘麗質耳果有少艾而華妝者素識之譚  
曰此城中妓也眾大恚訴於宰宰念其才爲之居間令  
陪罪於諸生事乃已某愧甚來年會試中式以知縣分  
發別省矣

淄邑龍口村曹某行三曾覓工爲之種園工人以手抓  
地則水出灌畢自止無汲引之勞工畢予之值不受出  
一草囤若斗曰以米滿此足矣傾石餘不滿異之堅叩  
其人工人曰余龍也今禿尾老李與吾爭東山地明日  
將往鬪君若有意可助我曹問何以相助曰君入東山  
見嶺上有二鴿鬥其一黑者李也擊之則我勝矣從其

言果見二鴿鬥甚苦曹窺鴿一黑而尾短投以石飛起  
風雨暴作曹急歸未至村而坐化村人作小廟祀之肉  
身猶存號曹三公祠

袁姓瞽者余幼時嘗往來余家年已髦矣自言五六歲  
時目尙無恙每室中無人則鬼紛然出驚而號其母謂  
其誑語捶之偶隨舅外出見樹上一無頭人伏其舅背  
上指而語之其舅莫覩也夜醒而目不能開遂由此瞽  
城西鄉一人蚤起見庭中一無頭鬼走駭之及出鄉人  
拋石誤碎其首而斃二人皆有宿孽乎

邑西李家疇有人在南貿易遇龍虎山張真人過偕眾



往觀有人訴於輿旁求除妖真人畱法官使治之法官至其家布卓於庭累之極高乃坐焉畫三符初焚一符無動息再焚而風聲遠聞黑雲如蓋在半空又焚則白烟一縷直上青霄不散如繩上接於雲俄而雲漸低漸大始如盤繼如蓋如席墜於庭則晦茫覲面不相窺法官徐以法收之朗然如初而妖亦無矣

淄川萬厯庚子年間大風在山上者見空中有神長二三丈手執天符飄搖每足各踏怪獸獸背旁垂如囊囊盛小兒獸獐惡蹠踐不前兒執鞭鞭之風過處拔木發屋城中石坊矗立者卽時傾倒或笥中衣服掛於野外

林樹屋或偏斜而一椽不毀有宴客者案飄落屋脊酒盈於樽無傾瀉

邑張某病危恍惚至一處宮殿甚麗見亡妻宮粧而女容訝曰君何至此答以不自知妻曰從我來引至一室見有危坐理文書如所謂判官者呼曰大師相煩其人曰仙姑何事曰查張某陽壽有幾卽爲檢閱畢曰尙有七日妻令速歸遂甦果七日而歿

余村宋姓名學孔者其父食貧南方有遊士相之謂其無後後又來見宋曰異哉子陰隲文開當有三子而一子有缺陷後果生三子其中子背癭無嗣眾訊宋生平

作何陰騭事宋曰無之惟井上舊無繩汲者甚勞予嘗施繩三條其一舊繩斷接而用之此中子所以有殘疾歟噫一念之誠鬼神監之而南人之術亦神矣

諸生某夕與同儕散步郊外見林間龍逐一蛛大如斗飛奔樹上龍隨之則結絲罩其中攫拏許時絲斷方得出而蛛已在別樹矣再逐及又如之龍大困竟無如何蜘蛛黠甚知樹枝支格而絲復絡之可謂善用所長惜不得火龍敵之也

濱州事

悟聖謨浙江人新城王公兆舉爲浙省總鎮收其父爲家丁謨隨焉王罷官攜歸舉之子祖眺字小謝行三與

余從祖諱振統同在濟南應武科謨年少其主呼之爲小么與余家僕張志保者每晨昏步馬于演武場相善也眺世武科家傳射法甚精小么耳濡目染亦善射後眺與余從祖皆舉武孝廉眺父卒家中落謂悟父子曰吾家貧不能養汝回原籍自謀生可也父子故善用鳥鎗涕泣告辭且請鳥鎗於路擊鳥雀以謀食未出山東境而其父卒小么益孤踽踽獨行自料回籍亦無以爲家姑南往遇習射於野者從旁觀之點正其失曰如此則中試之果然因令之射發必中的乃延至家師事之其年所教六人皆入泮爲武生又教二人亦入泮乃共

謀曰師何必反故里擅此技卽在此應試可也小么曰  
非本籍奈何眾曰無慮其家故豪富有聲勢請於縣入  
籍遂爲山東人旣而聯捷成進士爲守備從征西番有  
大功陞登州鎮蓋破格以用異數也悟不忘舊主赴登  
州任迂道過新城微服往祖眺家日已昏排闥入拜榻  
下眺妻方績驚問誰何對曰小的悟某曰汝今爲大員  
矣胡若此曰吃主飯長成恩何可忘顧釜中有菜羹及  
粗糲曰飢矣可賜食遂踞竈大嚼俄祖眺至伏俯稱名  
叩首請安祖眺急掖之起曰汝爲 朝廷大臣以後再  
勿如此呼其子與爲兄弟視若子時護送兵丁及登州

來迎弁迤邐尋至人馬擐甲專俟起程而悟細述別後  
蹤跡及詢祖眺數年家況劇談終夜依依不忍別侵曉  
乃發復懇祖眺必遊登州署以盡奉養之情後祖眺赴  
之禮待甚渥擇日大操水軍請祖眺旁觀樓船壓濤旌  
旗蔽空兵之善泅者潛沒水中出放鳥鎗復沒於水亦  
分合布勢鬥技方酣忽風起浪湧有船飄去不返乃奏  
操軍失船沒于水後船飄至異域詢知爲中國軍士乃  
送至福建督撫以聞 上謂悟欺罔革職後 賞還叅  
將悟之驟貴不足奇貴不忘主誠國士也奴僕中豈無  
豪傑哉

祖眺與舅氏爲族  
兄弟言之甚詳

沂水某貧無子祇一女許字鄰村某及沒女依伯母伯母遇之寡恩失一雞遣女出覓曰不得雞無復歸矣先是女所許之壻病死伯母利得聘財欲媒於他氏女矢死不肯曰吾父無子惟女在女之婚父所許若改適是棄父命也竝女亦無矣吾何忍人勸之曰無壻何歸曰渠有母吾將事之伯母意弗善也欲強許人故因覓雞而下嚴命女泣而出時薄暮尋徧無有徬徨至村外遙見雞急逐之雞前行相去不遠而未能近約二三里許至一村有老屋三間門未掩雞竟入焉女坐門外石上少憩聞門內有老嫗哭子者聲甚哀良久出關門見女

彼此問答乃知嫗卽壻之母也壻死百日矣故哭女隨母入室四壁蕭然女告嫗曰兒不歸矣願在此事母嫗曰吾貧甚一人食尙不足況益一人乎兒歸去勿誤汝青年女曰歸則伯母逼令改適雖死於此亦甘之嫗不能強畱之明日女家始知料其志不可奪置不問女感雞之導以來也撫養有加朝夕事母盡誠晝夜紡績以佐母食甘糠粃以是兩人得不飢久之衣食漸充取族人子爲嗣母死衣衾棺木皆出女手旣而田畝益增娶婦抱孫倉有餘粟笥有餘布皆女勤儉所積也道光二年女年過五十矣而雞猶存族人有欲爲請旌者與之



商令出金爲費婦問旌表何爲曰舉於官達於部

朝廷賜金建節孝坊此百世之榮也婦曰行吾志耳何  
以坊爲况耗吾金乎力却不聽紳士義之共出貲爲請  
於朝予友人牛某與其事在省垣爲余言甚詳僅記其  
梗概女之節孝固爲卓絕其不沒父命所見尤大人疑  
雞何以耐久如是池北偶談有雞閱四十年何怪焉惜  
忘其姓氏

趙葉舫紹興籍幼流寓聊城十四五歲在塾有僧來言  
龍吉公主欲以爲壻未幾侍女四人至皆宮裝相視居  
第言下降有日矣至期柳仙至勅之令不得合卺俄而

呂祖召葉船去令人教以劒術學成命演而觀之曰可  
矣囑其設壇於空園中請府尹監壇朝服立他人皆牆  
外觀望壇壘桌高二三丈趙衣道士衣被髮仗劒登壇  
與妖戰所殺甚多每誅一妖落清水斗餘人不見其形  
也有號頭陀者最悍惡戰連日斷其一臂猶鬥卒斬之  
妖怒自來苦鬥半日擊趙墜壇下死見呂祖在雲中指  
其額復生縱身復上久之生敗焉呂祖握其手曰行矣  
汝非彼敵趙問何往之善曰北可命速之一僕駕單輪  
車乘夜卽發車夫覺運車如飛足不自主天向明見人  
聲喧雜問之保定西關也已行八九百里矣趙有叔在

保定游幕往投焉叔問幾時離家告以夜叔笑其妄問  
車夫亦云然姑畱之未幾家書至果以是晚行訊之得  
其詳趙自是思見則呂祖應念而至事傳遠邇有官精  
劍術設筵延趙請觀其技趙初辭固請之乃許某官驚  
未嘗有趙歸夜夢見呂祖大嗔責醒而不復能舞矣即  
呂祖亦不再見趙每與人言龍吉公主之美殆絕世自  
云前世有緣當爲夫婦蓋蛇精也先是府尹方爲京官  
患病垂危有道士在門募緣家人辭主翁病方急道士  
曰吾善療疾家人以白延至榻視之曰易耳製方一劑  
而愈某感甚謝以金不受問所自曰吾在東昌西關與

某爲鄰異日見訪問呂道士卽知後有事相煩今不受謝也旣而果選東昌遣役訪呂道士無知者太守怒自往問某鄰某曰隔壁有舊呂仙祠甚小太守悟曰此卽是也拜而去及趙有急太守夢見呂祖命爲監壇云嘗見說部記此事不若傳者之詳有識趙者問之不誣與妖戰用木劍壇下人望之如飛霜激電光芒射人

日照有狐降人家自言姓秦人呼爲秦師傅好與人談不見其形云來自西域凡狐有道術者必考試以等多爲貴十次優等則成仙伊已三次矣已成人形尙不可與人見因言得人身者前生必有修積而人視爲輕易

再世墮落可惜人問何術可免輪迴曰人皆爲私慾所縛故歷劫沉淪若一念不離永永不懈便超輪迴吾輩雖修成之後一念不謹仍墮落也優等多則升天有職司否則雖成人形亦不免劫數時鄰村有狐作祟問相識否曰渠姓鮑亦西域種而行不軌於正人挽其解勸慨然允未幾憤然返曰彼不可以理喻反欲糾眾與吾鬩久之告人曰吾已與鮑氏言某家可備酒饌於空室堆京錢二百千與之解怨某從之至期間室中飲啖聲數錢聲切切私語聲細不可辨旣而寂然不復作祟素狐後亦不至

有官山西者以事罷官未得歸使僕回家取銀攜銀至章邱界馬逸囊落逐得馬而銀已失至舊處見道旁耕者問之耕者問數多寡旣符從土中取銀相授僕喜述於主主曰此人難得歸時便道訪之家徒四壁略有贈遺謂之曰後有窘急至某縣問余名無不知者後值大饑耕者不舉火婦曰前某官有約何不往尋耕者計無復之乃以小車推婦至其邑向閭者呼某求見閭者怒叱之有勸之者曰安知非與主有親故入白之主人聞倒屣出迎接眷於內日以酒食相款數日客告主人曰吾在此食不安也問何故曰吾本農家耳日與老妻操

作掇瓦器蹲踞竈間飲噉自如今高几危坐僕御環侍  
授箸進羹尊嚴若神味雖美神不揚體不舒也主人乃  
置諸空園小屋三四間日送米鹽菜肉安居甚適無何  
所餘餽饌曉則失去乃夜與婦覆鐙假寐聞聲驟起見  
有如貓者逸去尾而迹之至僻處突入地中竝無孔穴  
以物誌之歸與婦言共相咤異試往掘土未深而寶鏹  
出焉甚夥仍覆以土明日告主人主人曰汝遇之此汝  
金也客曰金雖吾遇固在君地君宜取推讓良久乃均  
分客辭歸致產業亦由此稱富有矣

臨淄王士亮之祖母病家人禱於城隍廟旣歸病者曰

吾數盡矣禱無益也前昏沉中魂已至廟城隍正坐吾  
旁坐汝等跪禱孫男女輩隨去神降座與周旋渠漠然  
不顧但知在旁嬉游神有怒容家人復率子女往謝曰  
童幼無知且隔幽冥祈神寬恕祝畢回病者笑曰吾雖  
死目可瞑矣孫男女叩拜時神皆還禮後將可耀家門  
士亮官知府女兄弟亦以夫貴

新城王庄銅匠與江南銅匠共操作一日對酌各述家  
事醉後江南者曰吾有女君有子何不結姻兩情旣諧  
遂無異議閱七八年新城者欲爲子娶婦江南者曰吾  
妄甚家在遠方吾力不能致女來君亦不能送子就婚



願助聘錢五十千爲子別娶卽爲吾義女可也遂買同  
邑何姓行十三者之婢旣成婚江南者往賀卽欲一見  
新婦認爲己女入室相見翁謂之曰此汝父也宜拜女  
拜已悲啼哽咽不可止翁曰新婚吉禮何爲如是女曰  
見父安得不悲又慰之曰雖如此呼亦假焉耳女曰真  
吾父也何假爲吾與母家居父出久不歸無以爲活乃  
賣我轉售至何家今在此相遇父之容吾猶憶之何假  
耶蓋女自江南販至新城年已長父不能識聞女言乃  
呼其小名曰汝果某耶曰然乃相視而悲旁人慰勸二  
人復對酌相顧笑曰前日結姻將以真成假今又弄假

成真矣

奴僕中將相見于史冊要有豪傑正士不在名位也明  
季高相國宏圖有家僮祝三者佚其名南都亡後相國  
居野寺不食家人泣請不顧偶開目索飲祝年十二侍  
於旁曰大人幸復食飲可惜枉餓過三日公領之絕粒  
九日卒相國之支族有將軍文熠與祝爲兄弟交命其  
子孝廉呼爲丈將軍在江西年老思子孝廉不時至祝  
聞造其室孝廉酣飲倦臥使兩女子捶臂祝坐不言但  
高歌蔡公思子一闋畢趨出孝廉卽日束裝往

宋玉叔任隴西道時有小吏劉裔者愛其樸誠遷任北

平從行俾典籤會有急付千金使人京是年八月有族子爲盜憾玉叔之弗救也飛章告密云與畔賊于七通奉旨全家挈問入獄無一錢自分瘐死忽一人貿然來抱足而哭不能起視之裔也問其橐則千金在焉是時甲士晝夜環守裔周旋左右饘粥不給則行乞以供祈於貴人之門以膝代足不避譴呵眾皆義之閱兩年獄乃解問何以如是曰其父與書云宋公長者宜勉事毋以親老爲念玉叔覽其書爲之流涕

農人耕田得鏡照四牛皆人自照則牛大駭歸照家中無人形者惟犬則一婦人怒而碎其鏡又有人掘土陷

一穴蓋古墳也中有八銅人各執樂器攜歸夜靜聞樂聲齊作及挑燈起視聲遂寂臥則聲作如前心疑銅人爲厲取而碎之不知古人造器之精歟抑物久自通靈歟鏡能照前生與銅人皆至寶遇庸人而毀與其出世不如埋于土

二事皆在潞川

邑東南山中崖崩出一盃上有銅絲繚繞額嵌明珠甚巨惜爲土蝕無光彩有傭人掘土得如銅片者歸示其主主問之人曰金也送質庫得錢數千聞者爭往徧檢無所得傭人復往又得數片易錢家以康阜其村在邑西南見者亦謂盃上鑲嵌所用古之金盃也

張醒堂鳳鳴齊河人家貧性豪邁嘉慶丁丑小陽之月  
於濟南旅邸夢有呼之者曰鳳兮大厦傾矣憬然而寤  
急返里摒擋後事病革時謂家人曰輿馬來迎我矣鄉  
人聞傳謂其投陰官郝答哭之云未可容君死胡爲竟  
返真淒涼存我輩感慨失斯人與作長吉沒寧甘原憲  
貧玉樓趨詔後此慟若爲伸頓覺風流盡其如傷逝何  
含情悲薤露雪涕悵山河有婦能爲誄無人解奏歌山  
陽聞笛意寂寞憶盤阿

田白岩在京賃一宅周蘭坡嘗居此有狐旣去狐他徙  
白岩來狐復歸乃祭之使勿犯忽得帖云素悅詩書雅

不欲與俗客伍此宅數十年來皆詞人棲息愜所素好  
故挈族安居自蘭坡先生翫然舍我後來居者目不勝  
駟僧之容耳不勝歌吹之音鼻不勝酒肉之氣迫于無  
奈竄跡山林今聞先生山蘊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故  
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往或檢書懶祭偶動芸籤  
借筆鴉塗暫磨鸚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訴諸明  
神願廓清襟勿相疑貳末題康默頓首頓首從此聲息  
不聞矣紀曉嵐先生過德州悼田白岩中儀云身後無  
兒感鄧攸烏絲零落付誰收行人多少山陽恨夜靜河  
聲入驛樓焚香掃地一官清修到梅花是幾生舊宅於

今應好在後來可是庾蘭成

桂未谷輯古今詩話成數十巨冊選雲南令曉嵐先生  
送以詩云地遠山川僻滇南俗最淳將求司牧者合用  
讀書人政暇仍稽古官清自耐貧向來餐苜蓿本似隸  
州陳秋風吹萬里送子宦天涯驛路今無梗山城亦自  
佳琴餘披訟牒吏散靜衙齋漁隱編叢話應能手自排  
又題其簪花騎象圖云才人縱以官爲戲騎象簪花無  
此事先生此畫吾了知聊明不薄炎荒意昔年曾讀驃  
國詩清平官亦工文詞從來六詔解聲律勿云鳥語皆  
侏僂先生經學能稽古辨別形聲研訓詁定以詩書化

百蠻風琴雅管成鄒魯他年續補樊綽書卷端合遺鐫  
斯圖閒中指點向親故作吏曾經此地居

長山袁清慤守伺自言幼時能記前生爲歲貢所居去  
長山不遠籍貫姓名七八歲時盡忘矣公嘗與朋好言  
之余見其孫曾未言及此

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與木石同色呼吸如人  
目炯炯視但不與人言未知其爲何代人也似仙人之  
未屍解者

寶東準先生光鼎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常供給  
使偶遣移一物辭曰不能問何故自言爲前學使之僮



歿而魂留有形無質也不知鬼何以白日現形毫不畏人然先生非造言者

周書昌先生言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窗外老樹陰森直接岡頂主人言此間常聞鬼語是夜月黑隱隱聞之不甚可辨潛出伏草間竊聽乃講論文體斥明人學秦漢之非又一人爲剖辨語甚詳或疑其自立說而托之鬼神先生曰予平生無他長惟不能作妄語按華山孤秀無樹雖有小廟昔一僧爲狼所食遂無居者鵲山予未至不知先生所云鵲耶華耶傳者渾曰鵲華殊未明晰也

明季我大兵入關至山東連破名城遣三騎至新城偵探是日適清明節遊人登城望見被紅甲黃甲白甲者馳至大驚閉門王氏僕有善放三眼鎗者自城上轟斃二人其一奔回羣然以爲無患矣不設備俄大兵突至破城又大兵薄都城守城卒遙見我兵如萬片雲鋪風馳而過是當時兵士衣甲之証也 國初大憲會聚滿洲官皆甲冑言者謂非戎事恐人驚疑乃定衣冠之制常服相見是平日以衣甲爲常今兵臨陣但衣號褂國初山東于七以巨盜投誠姑示羈縻雖鷹眼未盡化初無搏噬之心居巨第自高貴時有舊侶往來宵小行

媚者于其誕日製錦屏且邀鄉里書名以爲榮蚩氓不敢不聽會蜚語聞諸縣謂其將畔營弁貪功率卒往捕于七晝卧聞變挺矛大呼而出連殺四五人衆奔潰當是時騎虎難下遂聯黨羽搶掠逃入深山官得其屏以爲皆從逆者按名追捕民欲逃死從者日衆賊所據鋸牙山天險難攻官兵屢失利久之募江南善用礮者至一發崩去山尖賊不能支遂滅蓋豎大柱于地施橫木以機發之運千斤之石如彈丸當者糜碎甚爲攻城利器今江南不知猶有習此技者否古有此礮不費火藥而力猛武備所必需也

某家有狐聞天師過求符天師以屬法官法官出小弓矢問某家在何方某指示之法官卽隨所向發矢不見矢落何處某歸而妖不作未幾承塵上有血迹久之一物墮乃死狐矢貫其喉居登萊間忘其縣名

焦家橋袁薰忽室中一蝙蝠如扇大以杆逐之垂簾閉窗無隙可出盤旋移時瞥然不見家自此不安其妻徘徊窗間腕上金跳脫錚然自窗飛出尋之杳不可得妻紀氏曉嵐先生女也與其夫遷于淄去予村七八里後復還長山夫卒家落可憫也

道光辛巳秋余以試事在濟南見日在午未有三大圈

套之圈外天氣陰慘可畏未幾淫雨壞稼疫起出門輒見昇棺者諸生應試者多病且死歸里後連村大疫一村死至百許人三五十人不等或朝無恙而夕死人不自保棺槨一空聞各省皆然京師尤甚閱史冊元時大疫九門計出棺五十餘萬其無棺者不計時爲之增稅明萬歷時大疫行旅無人驛舍千里蕭條蓋劫數也

某三十餘病危呻吟不絕家人爲之嘆嗟某笑曰何爲吾來索債耳今所欠已滿吾外若苦而心實快也

山居多怪卽墨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門外繚有短牆爲菜園時日已薄暮開戶納涼見牆頭

一靚妝女子媚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視  
間聞牆外衆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閣於牆  
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

嘉慶十七年金鄉縣令吳階刊呂新吾救命書徧送寅  
好此書籌畫守城事宜最切要時方無事衆不解其意  
俄直隸長垣河南滑縣俱有賊匪起事村民高光貴求  
見言有舊識程明修云明日有大難造白旗可免禍此  
必賊也階選兵四程賞高百金偕紳士守禦點班役募  
壯丁得百二十餘人授以兵械明日獲賊諜三人於茶  
肆茶肆爲柳甸華所設其幼女見客衣底似藏白刃以

告旬華聚衆擒之賞銀

五十兩

賊將李卓立呂華棟呂華

棠騎馬被紅分道入寇焚掠諸村烈焰漲天難民從火

光中奔竄哭聲震數里幸河標遊擊海凌阿守備蔣廷

傑叅將齊國珍守備孫魁先千總張慶先後以兵至連

戰皆勝奪其器械驟馬捷聞皆蒙 賞吳階陞授桃源

廳同知階守城法令嚴明調度有方危而獲安由其忠

義激發得士心也赴新任士民遮道泣階亦流涕飲酒

大醉旋陞曹州知府遽卒光貴或云光賢未知孰是

李家閣增生李九標以賊李卓立謀逆事密告巡撫知

賊必讐携家避入城賊焚其樞迫卓立戰敗逃竄九標

設計擒之於曹縣孫家老屋并其家屬四十七人學使黃在田先生鉞入奏 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余見於京師少年精悍善運矛言殺賊事甚悉

方事之急諸紳士按田捐錢以助城守有孀婦戴氏捐良田二頃與錢一千七百緡助戰

吳階之族吳星萃者作幕曹縣階傳檄緝賊朱成貴曹令姚國旗不爲意星萃急趨協拏賊銜之及破城縣令舉家遇害賊黨大呼吳星萃安在星萃挺身出門爲賊所醢奉 旨入忠孝祠定陶廩生孔毓仲學錄孔毓俊增生孔毓伯孔毓淳孔毓良生員孔傳臚孔傳璧鄉試



甫回聞亂誓於家廟起兵殺賊城陷毓仲毓俊等罵賊不屈死之孔氏庄男女五百人皆抗節死無一降者聞諸李九標云孔氏率族黨鄉隣共八百人奮勇殺賊幾二千以衆寡不敵卒至捨身以殉壯哉

運司劉公名清人呼爲劉青天在川平定教匪屢立戰功由縣令洊陞聞賊起自請滅賊是時賊聚定陶之鬃山清與萊州營泰將馬建紀濟南城守營守備劉興隆率兵五百攻之賊設二伏東路先起奔潰南路以烏鎗隊至亦敗之守備劉大用自鉅野至焚賊於賈家樓合圍於韓家大廟生擒僞二大王蕭保一教首趙文祿寸

礫梟示九月十四日夜半巡撫令諸將急攻清乘雪疾走先至扈家集賊出禦敗退火焚其巢冒火奔竄諸軍繼至合擊殺賊二千餘生擒數百獲僞副元帥王奇山復定陶清與馬建紀共守有賊載鎰重自滑來官兵追殺獲其車及僞元帥其營在榮家菜園者副使熊方受以兵三路分攻燬其巢穴賊平

道光十七年濰縣有教匪馬剛之變初縣城西南八里馬連行有劉傑者以妖術惑衆爲教首其女名金妮嫁馬綱得壻財二百餘千願以教首相讓四出結黨謀於明年新正假龍燈雜劇殺官起事劉傑宅中掘地洞聚

鐵工造刀鎗以金銀紙貼之候至期用過新年謀益急  
聲息微聞馬綱有伯六十餘在外御車年終歸里微聞  
隣里有議其姪不法結交匪類者乃戒弟嚴束其子使  
不得出一日爲人招飲日暮歸不見剛曰必往馬連行  
去叩劉傑之門語守者爲言馬剛伊伯來尋矣綱驚駭  
劉傑曰必先殺之以滅口使人持刀逐之奔回責其弟  
弟親往直入索其子衆方晏會留之坐不坐衆曰吾等  
相約共鬧燈節爲龍燈戲耳旣不願亦不强可共飲耳  
堅不肯有執杯者曰飲此一杯卽行勉爲盡之忽心迷  
共飲且勸速反盖其教有藥酒童子飲之亦思殺人不

可遏抑眾知事洩不及期乘夜突入城正月初五日也  
戕委員傷兵丁而匪數甚少旋就擒馬綱潛匿城中晨  
起天微雪兵役搜尋不見狗屠某知其處引眾手擒之  
供出夥黨礫馬綱於白浪河五龍橋劉金妮及徐么姑  
劉傑等解濟南皆伏誅濰縣令林某雄健善擊刺一身  
能敵三五十人事猝起出不意後竟擒賊

有李一足者避仇走青齊至海上附舟渡海至一島名  
高家溝居民數百家風俗淳朴命子弟從一足學晨持  
一錢至書一字於掌教之明日復來數年積錢盈屋辭  
歸青州爲狹邪遊蕩盡遊蜀徧覽山川以詩紀之有依

劉集李自成亂其戚遇之泗上將往勞山云此山一洞  
風雨時有人披髮鼓琴是三國徐庶也欲往訪之後坐  
化鼻垂玉筋按蜀中有兵夜在深山迷路有道人予以  
鐙引之出兵問姓名道人曰我三國徐庶也或作詩云  
聞道徐元直尙在南山雲我欲從之去高山麋鹿羣何  
以又在勞山豈仙人遊行無定耶

陳國瑞濰縣人其生之日正值七夕父夢有牛自天而  
下入其室而國瑞生少聰穎道光癸酉鄉試掄魁文極  
奇肆瑰偉由知縣升同知賞翎聞官臺灣因事降調今  
未知何似

梅窗小史云益都趙秉忠登狀元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求公題咏公請聯句道云翦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麪糊糊了青州府左右莫不匿笑

臨邑邢氏爲望族有邢如約者人推其度嘗夏日與友宿雷從地起友墜榻下邢臥自如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其後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懼走匿神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籙篆字隱隱可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邢稽首謝三日硫磺氣盈室朱書几上字如龍

蛇不可識

文登縣僻處海隅康熙二十二年忽有怪物出殁民驚駭聞于縣令令有僕高忠勇敢有力請往乘夜跨馬持鐵鎗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一藍面鬼高丈餘聳角鉅牙毛肱鱗背坐沙上列雞酒獨酌忠馳馬直前鎗擬其首怪物驚竄入海忠遂踞地擘雞醺酒神氣益壯俄海水湧立怪物騎奇獸舞刀而來相持久之鎗刺其腹棄刀而遁拾刀入署上有雁翎刀三字怪遂絕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卽海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每由於此春秋之際天色微陰則見島下先湧白氣

壯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閒文窗雕欄無  
相類者中島化爲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爲平臺  
忽三島連爲城堞而幡化爲赤幟時撫軍飲樓上見艤  
舫數十揚帆來兵士森立甲光耀日朱旗蔽天急罷酒  
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也見物  
理小識

海豐王小華先生維詢嘉慶丁卯解元也由翰林厯官  
臬司忽自縊同里驚疑久之知有富民逼嫁孀婦圖財  
產婦不從勒死以自縊報縣復以火炙傷痕令模糊難  
辨縣據原報詳出婦母家亦巨族迭次上控先生知其



冤議平反撫院瞻徇堅不從不得已爲匹夫之諒其志  
可憫後婦家京控欽差驗訊得實各官俱獲罪先生  
不及見矣素性溫和與兄維誠從父讀文章清華名貴  
識者卜其遠到仕方顯而束縛挫折未竟其用惜哉維  
誠由拔貢仕至藩司

臨清王顯文與兄同舉嘉慶戊午鄉試連捷成進士爲  
縣令其兄偕往絲毫皆入兄所不得私冬日裘傲欲易  
新者商於兄兄不允製美衾褥備出行兄給幼子爲臥  
具將赴省晨使婢取兄以子方酣睡勿令動俟日高兒  
起方攜以出凡百不得如志欲歸恐兄不聽乃潛以病

告委員至其兄方知懊喪無及兄亦得知縣未及赴殯  
終身無閼牆之爭近世如王君者可多得哉

長山陳典史南人也有子絕聰穎讀書吾溜十餘日畢  
左傳一部文思泉湧濡毫立就閱之雲蒸霞蔚同人望  
而卻步人既秀雅書法亦翰苑之選無何乃父攫眾怒  
釀巨案罷職卒後家滯齊魯貧不能應南北試改途學  
幕焉有此才質可無書不讀不善培植非徒科第無望  
竝不能終其學問竊恐天下有奇才者不少多湮沒以  
終耳

邑沈姓行六性奢靡喜養優嘗隨優至萊蕪聞近村有

老人年百五十餘明末人也沈素喜事備禮往見老人之孫曾言老人處一室不輕見人須先稟如允則可見否亦難強旣而導至一室老人孤坐榻上閉目不語沈問猶記明事否老人張目日記李闖子作亂如昨日耳語畢閉目其家引客出曰幸甚向未與人言亦少開目惜未傳老人姓名余幼時沈猶在歿已五十餘年矣莒州西小山上有銀杏樹自遠望見每歲收其核官斛四十石旁有廟碑藏樹腹有縫未合伸臂至盡乃得手摸其碑相傳先有此樹後立州城

客窗偶筆云山左某中丞之母病百術罔效聞有乩仙

能治病招至署竭誠以禱乩運如飛稱漢壽亭侯開三方按次服之神效中丞甚感激偶張真人過東省中丞語之真人凝思良久曰是日天上神將咸詣凌霄何暇降乩命法官檢查曰是日有某邑貢生素精岐黃當時無過問者身後乃託關聖以顯其長訪諸某邑果有之妻老子弱癯癯無依中丞乃報以千金

濟陽艾氏多科第孝廉某忘其名能記前生爲副榜捶一婢死繼母花燭之夕家人聚觀某一見大驚謂形容與婢無異母遇之酷某唯唯順從語人曰以此贖譴倘有別故更禍出意外故備嘗艱苦終無患卒後數年復

寄信來濟陽云又託生某處矣

艾爲濱州學記  
前生名方顯曾

王廷幹安邱諸生才氣豪邁家貧日與屠沽博徒爲伍  
不屑佔畢也值歲飢與人強取富室粟邑令斥責旣而  
屠豬餬口有憐之者延訓蒙脩脯京錢十五千道光庚  
子東君勸入秋闈以無貲告借以旅費是科登鄉薦聯  
捷成進士卽用知縣在福建軍營効力屠沽中何嘗無  
豪傑貧困不能自奮鄉黨皆以無賴目之沒沒者不知  
其幾也時四川王魯之懷曾爲安邱令

前記販馬客未詳其人補記于此客係雲南太和人楊  
姓名楷開鑛者未知何名發財後遇楊贈二萬金使捐

官楊費盡未捐又相遇爲之捐縣丞選山東蘭山縣獲盜升章邱知縣復升廣東惠州知府波羅民變身率兵役短衣執械先登兵眾繼之難遂平廣東府縣試案首多以貨得楊於府試大書雷字貼照壁註云本府若實第一全家雷殛其直爽認真如是吾東賢令也章邱與淄爲鄰俟歸里後訪其政績

濟寧連界村夜大火有婦與老姑幼子共處茅廬夫外出未歸火勢已迫婦負姑出避姑念幼子令婦救兒身年衰勿顧也婦不聽姑怒在背上抓婦肉摘婦髮婦徑負姑出不返顧當是時合村救火共見婦屋上卓黑旗

白字大書孝婦之室火竟不焚一茅幼子得全乾隆甲辰濟南省垣多火災四月南門內西橫街火起自東而西巷狹風猛烈火焰漲天有草屋三楹張氏居也母柩在堂夫婦子女守視不肯出避俄火迫咸抱棺悲號督軍救火者聞哭聲使軍登屋尋聲至所居縋繩使出張夫婦竝呼曰母柩在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肯出火勢逾逼軍跳免意謂合家煨燼矣火熄草屋巍然獨存蓋火盛時風忽轉火遂繞屋而北乃復向西遂得不焚非誠孝爲鬼神所祐歟